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張瀾先生
欣逢先生八十壽辰
謹致衷心的祝賀！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毛澤東主席祝賀張瀾先生八十壽辰祝詞手迹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春花嬌娜

趙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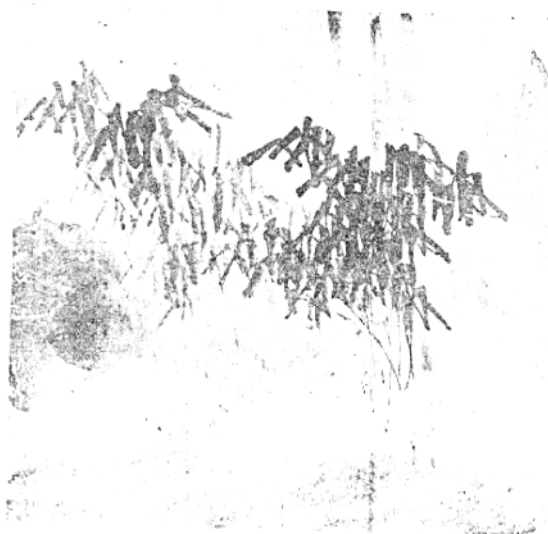
東風無力，
花嬌娜，
綠柳輕柔，
吹作雪，
軟
花錦一條，
維它萬物，
千嬌非花，
非
露結花湯，
綠鳥翼，
喜黃鸝，
能西政
挽柔情，
難上難，
松翠佳人，
院省坐，
一
海子，
無
關山

趙亮生《春花嬌娜·柳花》手迹

袁方先生：
欣逢先生八十壽辰，
謹致衷心的祝賀！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毛澤東主席祝賀張瀾先生八十壽辰祝詞手跡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子午秋七月晴
不雨
退溪山房



吳 晴 泉 逸 墨

目 录

张澜先生生平事略	吕光光(1)
大时代中的漆鲁鱼	温田丰(25)
毛主席、周总理悼念郭沫若父亲的两付挽联	王大敏(75)
郭沫若、田汉缙云山题诗记	林 材(87)
老舍在北碚	李莹华(93)
沈钧儒《经年》一诗的写作时间	尹 凌(105)
附：唐弢同志给《大地》编辑部的信	
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	唐振常(109)
老报人周文钦及其生平事业	谢任甫(124)
“虎痴”张善子	王东伟(141)
清代著名书画家龚晴皋	董晏明(164)
刘师亮和《师亮随刊》	田和平(168)
“魔王”傅润华	孙山美(191)

沈钧儒《经年》一诗的写作时间*

尹 凌

一九四四年五至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犯，国民党战场惨重失利，大肆溃退。十二月六日，贵州独山陷落，贵阳危急，重庆震动，蒋介石政府准备再度“迁都”，原来住在桂林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在湘桂大撤退期间，相率来渝。十一月十一日晚，郭沫若、沈钧儒诸先生，假郭老重庆天官府寓所，设宴为新从桂林来渝的柳亚子洗尘，恰好周恩来同志为了同国民党商谈联合政府问题，于前一天（十日）晚上由延安飞来重庆，当即同董必武、潘梓年、徐冰、张晓梅、陈家康等同志，赶来参加。晚宴是在天官府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处所举行的，饭后周恩来同志与柳亚子、郭沫若、沈钧儒、艾芜、阳翰笙等，在天官府四号郭老家聚谈，周恩来同志向大家介绍了国内时局和此次来渝任务。这天晚上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参加，“友朋皆甚热烈狂欢”。与会人士深受教益，深受鼓舞。

当时沈钧儒（衡山）老人在重庆执行律师业务。家住重庆市中区枣子岚垭“良庄”，事务所在林森路（现解放西路），太平门对过“桐君阁”中药店楼上。重庆是有名的山城，道路崎岖，行旅维艰。沈老每天进城，先由“良庄”出来爬坡上观音岩，然后坐人力车到大梁子（现新华路）神仙口，乘肩舆经文华街到“桐

* 本文原题《关于沈衡老的一首诗》和唐弢同志《致〈大地〉编辑部的信》，载《大地》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近年来，一些书刊对沈老《经年》一诗解释，众说纷纭，颇多失实，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君阁”。十一月十一日晚郭舍联欢之后二十天，即十二月二日，沈老从神仙口去“桐君阁”途中，忽忆其事，因成一律：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衔獬豸冠。
痛哭狂歌俱未足，河山杂遘试凭栏。

沈老把诗抄赠郭沫若同志。郭老随即和了一首《衡老以双十追忆诗见示，步韵奉酬兼呈亚子先生》：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求烛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昔天官府，扭罢袂歌醉拍栏。

后来柳亚子先生读了沈老和郭老的唱酬之作，也写了一首《次韵奉酬衡老、沫若》：

良宵差遣酒杯宽，贤主嘉宾共岁寒。
万族疮痍悲未已，十觴酹酹哭相看。
栖皇海内多麟凤，颠倒人间愤履冠。
唯有桥陵云物美，中原北望共凭栏。

三老的唱酬之作，都是讲的同一回事，但诗的写作先后不一，发表处所不同，一般难窥全豹，有些同志因为不太熟悉这段经过，往往在解释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唐弢同志发表在《大地》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有客喜从天上至——记沈钧儒书写的条幅》一文，把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定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偕周恩来同志至重庆谈判时”，显然是不对的。

沈老原诗曾有一段“小序”：

十一月十一日晚，饮沫若先生家，既逾二十日，乘竹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得句，因成一律。十二月

二日记。

粉碎“四人帮”后，沈叔羊同志把这首诗以《经年》为题，收入重新增订的沈若《寥寥集》（一九七九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时，对“小序”文字作过一些调整：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先生欢宴亚子先生，适逢周恩来先生自西北飞来赶到参加，同饮甚欢。既逾二十日乘竹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同时就原诗“雾压江城”，改作“雾压山城”。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沈老这首诗是一首感时纪事诗，充分表达了这位爱国民主老人，忧勤国事，对党的热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新阳”指郭沫若。全诗写出了十一月十一日欢宴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自励助人的崇高品德。周恩来同志是上年六月二十八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的，一年零五个月之后重返山城，衔命同国民党商谈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十一月十日离开延安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同志经过会谈，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点草案》），带来了希望，令人高兴。但蒋介石一贯流氓成性。赫尔利回到重庆，他们就自食前言，根本拒绝我党提出的上述关于建立由各党各派组成联合政府和抗日军队组成联合统帅部，团结抗日的正确建议；另外提出了三点反建议案，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三日面交周恩来同志。为此，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再次返回延安，请示中央。沈老这首诗写于周恩来同志离渝返延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怎不狂歌痛哭呢！

三者关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郭舍欢宴的纪事诗，是一组革命史诗。在那万族浩劫，人间颠倒的日子里，他们以松苍柏翠，泥挽横流来互相勉励；北望中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上，耿耿丹心，誓志不渝，今天重读这

些光彩夺目的瑰丽诗篇，使人肃然起敬。

附：唐弢同志致《大地》编辑部的信

编辑同志：

尹凌同志指出我为沈衡老书赠旧作《经年》诗中“有客喜从天上至”一语所作说明，时间事件，均有错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重庆天官府郭宅设宴，为亚子先生洗尘，周总理参加，翩然而至。尹文介绍经过，言之凿凿，三老唱和，诗篇具在，事实完全可信，望即发表，以代更正。

我在这里向尹凌同志致谢，并对读者表示歉意。

即颂

编安！

唐 弢

一九八一、五、十五

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

唐振常

赵熙尧生先生致先父手札甚多，多已散佚。只存十七件，装裱成册，珍藏多年。这一册页，连同尧生先生亲笔书其为先祖所撰之墓志铭，为先父所书并画之团扇四幅（八面），成了我家仅存的尧生先生手迹。谊属世交，情亲多年，所留存的纪念物，仅止于此，只能说是后人如我弟兄辈，未能善存其世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三项遗物的命运可想而知。早已装裱挂在框内的四幅字画，被一伙打家劫舍的好汉，随手劫夺而去。墓志铭自然亦被劫去，尽管彼辈中根本无识珠者。以上两件此后均不知下落，只有手札册页，则因家兄保管而幸存。

前年四月，有返川之行。本欲趁此觅得先生一些法书。我想，在四川，是不难寻求的。殊知，事与愿违。提起赵熙，有些四川人，只知道是川剧《情探》的作者，而不知其他。（看来，得赶快写出一部《四川文化史》）归上海之后数月，蒙老友刘廷璧同志盛情，自成都寄赠尧生先生书其所作《丙子四月乌尤寺胜巢特记梦痕》绝句七首单条一张，并对联一付。欣喜无极。自然，最可珍贵者，还是此一册页。因读先生此手札，草成此文，以为乡人谈乡贤。

先得交代一下尧生先生与我家关系。尧生先生是先祖（讳家驹，又名选皋，字直夫）的门生（先祖官荣县时，尧生先生于庚寅执贄门下）。据尧生先生纂修民国十八年《荣县志·秩官第十》载：“唐选皋，字直夫，贵筑人。光绪丙子进士。由工部主事改

官荣县，十年到任。久于荣，熟悉民事，见闻中无其比。政实多益。当时无盛名，及其去，遂无趾美者，故民久而弥思之。”同书《事纪第十五》载：“光绪十八年，……选皋调兴文。其去也，士民送之，六十里不绝。贫民呼泣，选皋亦泣。太平佳话如此。”另据尧生先生哲嗣念君先生摘寄尧生先生《日记》得知，先祖于翌年（光绪19年癸巳）又回任县荣，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始离任。尧生先生复承先祖命，教授先父弟兄三人（先伯父汝声，字伯泉；先父凤声，字仲威；先叔父钧声，字叔均）。尧生先生于乙未（光绪21年）荐其门人周善培孝怀先生课先父弟兄。是年正月《日记》云：“晤直公，荐孝怀馆，直公甚欢。”先祖早逝，尧生先生对先父弟兄，谊属师生，情同手足。通家之好，往还多年。

所存先生此十七通手札，其中五件为明信片，有年月可查。十二件书信中，其在荣县家居时所写者，具月日而不年，惟由书中内容所涉，大致可以考出年份。以上两者，均为二十年代初之作。起于一九二〇年，止于一九二四年。其在居成都时所书便

再著前報 向榮
 趙先生手札之一

趙先生手札之一

简，月日均无，或仅署“即刻”字。考其内容，或写于民国初年居成都时，或写于二十年代偶游成都时。

手札内容，约言如下：

一、叹时局动乱、哀民生多艰，并谋应付之道

尧生先生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时，“所陈治安诸策，直言切谏，无可迴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者。故直声动朝野。顾多留中不发，世莫知其详焉。”^①梁启超诗“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自注：君所上封事，什九留中）”^②，即指是。先生尝飞章弹劾庆亲王奕劻、部臣善耆、疆吏赵尔巽、梅文鼎等，直名盛传。复于宣统三年（1911年）弹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借债卖路，更是敢言之举。以此而去官之沪。近见《四川文史资料》第二十辑所载二文，得知戊戌政变后，先生为刘光第保存其为刑部堂官所扣之《甲午条陈》稿；宣统嗣位后，为杨锐之子杨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求为杨锐昭雪。（杨锐门人黄尚毅撰《杨叔峤先生事略》全引其文。赵念君先生有稿记载尧生先生与刘、杨订交始末。）于此，亦可见先生之风骨。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无意仕进，俨然是个遗老。但是，其心情恐是复杂的，还要作具体分析。其时诗作，多数军阀混战，哀民生多艰，正是先生的心情表现。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电延先生参加，力却不与。从军阀混战到蒋介石政府统治，他都杜门不出，避与权贵往来。我所知道的，只在晚年（抗日战争后期），为于右任、程潜所邀，赴重庆小住盘桓，亦为诗文交往之事。抗战时期复写了不少歌颂抗日反对投降的诗篇。这，也是可贵的了。今观其手札中，多对时局不满之语，更信为有心之人。

① 《民国四川人物传记》，文守仁：《赵熙传》，台湾一九六六年出版。

② 见梁诗：《因岩海纳交于赵尧生传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碍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

世局动荡不定。闻省城时有风鹤之惊。城居畏兵，乡居畏贼，十年饱尝此味，亦复家尝便饭矣。

这当是一九二二年所写的信。因为信中首先问及我家叔父在贵州为土匪绑架事。此事发生于一九二二年。信尾署“闰四日”（概为旧历，下同）。考一九二二年农历有闰五月，“闰四日”即闰月四日，亦即闰五月初四日，即公历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信中言“十年饱尝此味”，意即民国成立后之十年，实为十一年，此处约言之。“省城”，指成都。（手札中亦有简称为“省”者，意同）此时先生居荣县故里。“时有风鹤之惊”，指军阀混战。“城居畏兵，乡居畏贼”，一语道出人民的痛苦。

钧弟何时成行，已往黔中否？倘可稍缓，亦未始非策。

乱世道途之警，万方一概。俟太平从容措置，良佳也。

此信署十一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首句所言，即指先叔挾先祖柩回黔安葬事。言乱世道途之警，劝缓行，果然言中。

前后信中，多处言乱世，并由此而论及处世之道，主逆来顺受，并求从佛法因果中谋解脱。一九二一年另一信云：

古今乱世之变，何所不有？仅此小小事端（按指军阀派款事——引者），正以鍊吾气性，方寸中自有桃源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信（信中署“五月十五日”）云：

成都景况，时于友人书中得其大略。国变十三年矣，吾人事事经惯，且可安之。

称清之亡为国变，依然御史风貌。“事事经惯”，正见其对乱世之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前此，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信（信中署“二月八日”），有较详的发挥，援引如下：

谁知今年大局如此。三弟在黔，自以安住为上策。此次风浪，折尽宿世恐怖之缘。（作此想则为大幸）以后慎之又慎，履险如夷，多多修福，自然远离颠倒梦想矣。

敝县隸八师防区，陈师长于众流中，可云事事佛因。不筹款，不轻战，总以地方安静为前提。党派中人，或议其观望。然按之事势，实有不能滚入漩窠之苦，而人民叨福极矣。昨一英人见过，谓一入八师防区，居然福地。可知公论在人也。

三弟既然平安无恙，侧想师母大人自然欢慰。凡乱世一动不如一静，颇闻滇黔亦有兵事，果不虚也。在省亦自无防。“万人如海一身藏”，东坡诗也。只身在外，周易为计，特不可轻动耳。

四川其时军阀分割，行防区制。所述荣县一带境况，自是比较而言，未必全然。但四川人民尝够了派款、混战之苦，“不筹款，不轻战”，“人民叨福”虽未必极矣，困苦总稍好一些。

对于教育问题，颇感不满。何以解救生民，叹无良策，发了如下一通议论：

近来世兄辈计渐成人，知当照常读书。惟外观世局，不知拨乱返正当用何术。学子争谈流派，大都趁意所云。至寻常科业，仍是从前制艺变相，利禄之途，且夫昏乱士生。斯世惟出没于五浊中耳。伏维一门慈孝，自远风尘，心太平庵，桃源所在，此即人大福，夫复何求？

自然，他也明白：“自远风尘，心太平庵”，也非“桃源所在”。于是，屡言其暮境。实则，其时只五十余：

不佞入夏来，转多小病，至端午节前后忽困。自知年日衰则病日臻，乃人生应历之程。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安之而已。

“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唐裴度之语也。其上句为“鸡菜鱼肉，得着便吃”。裴度语此，人以为豁达。先生用之，则意在从读佛经中求解脱。手札中言读佛书之处甚多，并一再嘱为觅佛经，还多次发挥议论，只引以下二段，以概其余。

不佞开年似较去冬为健。然岁月到此，衰困亦是常理，无复不了之缘。上年蒙赠佛经，愧未能以次尽读。钝根多所不解，故精进难耳。而各地僧众，往往以佛学书相遗，因此引动。展读《圆觉经》，真浩浩法海，四无涯际。……净土三经，不佞有其二，惟缺《十六观经》。欲恳吾弟便中于各寺访求，代请一部。则亦弟之法施，功德为不小矣。

在另一信中，写着：

然佛真无上正等正觉，赞无可赞，今乃粗知，皆拜吾弟及乌尤和尚之惠也。彼亦随时赠我经典，拔我于苦海之中，其与弟慈悲一也。

于是他概括言之：

世局如此，尊处扰于筹款，谅必深苦。然望随缘应付，勿生烦恼。此是劫运，处处皆然，非己身独丁其厄。佛学之要，忍而已矣。

这正是人们无可奈何中带有普遍性的想法。

二、述两家情谊，关怀备注

由于书信集中于二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写得最多的，是关心先叔赴黔为土匪绑架事。语词中，充满关注之情。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信云：

不佞数月来，死不死，活不活，知药无益，亦复置之。百事悠悠，随化待尽。故凡知旧处，皆三月无书。然三弟行迹，未尝一刻去怀。妇孺辈皆祷神问卜。第一师母长寿，不宜忧虑。下则三弟夫人着急，为极当办理而慰藉也。大抵失财免灾而已，但机宜当中节耳。不佞卜谓平安，梦中云：有江苏人无意保持，仗此神庇，稍缓即泰。寤而颇喜，似非偶然。望弟便中垂示数行，（四字密圈——引者）下慰寒家之悬念也。

得先父去信后，同年七月十六日又一明信片云（片中署“闰月二十二日”）：

奉书，忧惋无似。黔事虽未就绪，能确探行人所在否？（八字密圈——引者）钱所无计，（句尾密圈——引者）要使人无恙。（句尾密圈——引者）不佞辈束手无一策也。弟性笃爱，望投闲设法，万无着急，谋以上慰慈闱，下安三弟夫人，尤第一要务。不知如何乃善法也。人生灾运，命有定程。行善获祸，信修善事，度难一次，则平生业缘，亦减一半。世风如此，而身适遭之，无可奈何。好在奉安灵柩，乃孝行之大，必蒙天祐也。

越月余，未得复，又于八月二十一日写一明信片云（信中署“二十九日”）：

久未得书，不审三弟安信，近已妥确办理否？不佞于此不能尽毫毛之助，空悬心著急而已。望上解慈怀，下慰三弟夫人之切望。二弟当此，计亦苦矣。便中望示数字为祷。

之后，人的下落探明了，于同年十月六日又写一片云（片中署“中秋翌日”）：

前得书，知远人无恙，（四字密圈——引者）窃慰，窃慰。瞬过中秋，天气日凉，古人砧杵刀尺之时也。（深恐体气侵损）不知已办有头绪否？此等事不可久悬，日日在危境中，不知何时可以出险？（八字密圈——引者）素知二弟睦谊深至，苦心焦思久矣。愧不能助分毫之力。破财多少，似无庸计议矣。时时延望，敬希便中示及近状，（四字密圈——引者）（举家悬念）为幸。

翌年初，得知出险，于二月二十日写一片云（片中署“破五日”）：

奉书，知三弟出险，暂回黔居住。举家狂喜。新年第一大庆也。去腊得约麦书，以为费尽巨款，而安问渺然，方极